

历史知识丛书

赣督 演义

GANDU

YANYI



247.4
98

人民出版社

历史知识丛书

赣 督 演 义

唐由庆 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行政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75 字数8万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1110·50 定价：0.56元

目 录

- 1 第一回 庄守忠窜逃浔阳失守
冯汝驤退避南昌光复
- 7 第二回 谘议局刘凤起弄权有术
万寿宫吴介璋就职无心
- 11 第三回 吞苦果吴都督身不由己
服烟膏冯抚台命归西天
- 15 第四回 吴介璋公布施政檄大失民心
冯嗣鸿定下锦囊计以张制吴
- 20 第五回 保性命吴介璋激流勇退
设奸计邹恩灏当众作假
- 24 第六回 彭程万仓奔上台驱奸臣
冯嗣鸿暗地使人闹军饷
- 29 第七回 逆境中遇知音彭督脱身
造舆论统大兵毓宝进昌
- 32 第八回 祭天地马毓宝如愿以偿
办公债方先亮逼死人命
- 39 第九回 马毓宝改编民团遭失败
朱汉涛结党营私被诛杀

- 44 第十回 状书南京孙中山顺民
大快人心李烈钧镇赣
- 49 第十一回 李烈钧主政政绩显
孙中山入赣赣民欢
- 55 第十二回 余鹤松被利用赴京告密
邱占魁受怂恿起兵谋乱
- 58 第十三回 军民分治袁世凯空费心机
反对独裁李烈钧敢作敢为
- 64 第十四回 推行专制袁世凯心狠手辣
誓保共和李烈钧受屈遭黜
- 72 后启

第一回 庄守忠窜逃浔阳失守 冯汝骥退避南昌光复

清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爆发后，四方邻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但江西地方当局却在不错手段地阻挡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继续效忠摇摇欲坠的清政府。

江西巡抚冯汝骥，字星岩，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光绪进士。选庶吉士，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累迁郎中。后出任四川顺庆、山东青州、直隶大名知府。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任湖北盐法道。次年起历任安徽宁池太道、陕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调补江西巡抚。他自认受清朝恩厚，对清廷一贯奉命如神，被赣民怒骂为“满奴”。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冯汝骥同张季煜等几个亲信密议防卫措施。这天，他们又在计议，突然，仆役递进臬台张检的官衙手本。冯汝骥知道是在九江办理军务的张检回来了，便吩咐请到前庭稍候。……张检见到冯汝骥行礼未毕就大喊“不妙”，接着便详细禀报说九江自从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城等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后，革命风潮就越闹越盛。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九江新军五十三标曾有人拟于八月十五日夜与南昌工程队同时响应武昌起义，后因武昌方面改动计划，使得计划未能实现。（冯汝骥对此事早

有所知，但并未深究，只是把庄守忠的五十五标嫡系部队调到九江加强对五十三标的监视）。张检见冯汝骥并未发怒，遂定了神，说出原由：昨晚，同盟会会员林森、蒋君羊、吴照轩、张鲁璠等联络军、警各界，剪掉了五十三标统马毓宝的辫子，逼其下令全标起义，响应武昌，宣告九江独立。马毓宝为了活命，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要求，命令五十三标起义，并规定了三条纪律，即“不扰害租界教堂”、“不扰害人民”、“不加害非敌对满人”等。接着，起义军很快就攻下道府两署，道台保恒、知府璞良闻声匿迹，不知去向。

冯汝骥拍着桌子问：“五十三标反正，还有五十五标，还有你们呢？”

张检连忙回话：“五十三标起义后，我本想支持五十五标庄守忠出兵镇压，但革命军一起，就迅速与学生、市民结成一气，声势浩大，非我所见。面对此状，五十五标官兵已多投诚，军令失威。鄙人不才，只好乘民船由甘棠湖逃出。”

“五十五标统庄守忠的情况怎样？”

“庄守忠现正带着残兵向南昌方向退来。”

九江是江西的北大门，可谓江西的咽喉，此地一失，南昌危在旦夕。冯汝骥命张检退下休息，立刻返回鉴押房与亲信继续商量。根据九江出现的新情况，定出五条挽救危局的“良策”：

- 一、由张检再督师九江，剿办独立官兵；
- 二、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迅率所部兼程限期赶赴南昌，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军；
- 三、软禁对革命有同情之心的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于巡抚衙内；

四、由兵备处张季煜调陆军小学学生出城野操，趁机单率职员卫队赶赴陆军小学收缴子弹；

五、对新军和学生进行安抚。

吴介璋，字德裕，江苏常州人。曾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先到陕西、江苏新军中任职，后入赣任武备学堂总练习，在新军中颇有声望。他在学校时受激进派的思想影响，同情革命。但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他却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很想摆脱清廷统治，实行军事独裁；另一方面，畏首畏尾、优柔寡断，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当革命风暴还在南昌城内酝酿时，仍受冯汝骥的摆布，做了些抵制革命的事。现在，冯汝骥又把他诱禁到巡抚衙门，逼他出面安抚全城新军。

当晚，全城新军集合于大校场（今八一礼堂所在地），吴介璋受命前来训话说：“各位官兵，目前武昌局势已告紧张，今按抚台之意，南昌城池固守无疑；我省藩库犹存纹银二百余万两，粉盐仓储皆丰富有余。以此应变，三年两载概无忧患，且即日起在省官兵一律发给双饷，以鼓军心……”

在场官兵虽然明知这些是收买人心，不足为信的鬼话，但见从吴介璋口中而出，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制服了吴介璋之后，第二天一早冯汝骥又召来张检，商量再征九江之事。张检听到冯汝骥要他再赴九江，暴跳如雷，说其职为按察使，责在主管一省的刑名案件，不受军命。冯汝骥正要发作，就见有人进门，报说孙武派出的丁笏堂正在新军中做声援武汉的策动工作。省諮议局许多议员和一些团体已为革命党所惑，亦要求独立。冯汝骥听罢，气急败坏，在房里来回踱步。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张季煜走将进来。此人原是军中一小官，系冯汝骥的同乡河南人。他有一次上书巡抚，直言治民之法（其中言明与冯同属豫人），被冯汝骥看中，提为兵备处总办。他刚才听见了冯汝骥与张检的谈话，于是走近冯汝骥喃喃咕咕说了半天，说得冯汝骥眉舒额展，乘轿赶往谘议局。

其时的江西省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头头刘凤起。刘凤起是江西南城人，清朝翰林。此人仪表非凡，口齿伶俐，机变绝伦。武昌起义后，他看到革命风潮势不可挡，便摇身一变，大叫大嚷革命，并组织一些议员，议论所谓“江西光复大事”。他曾劝冯汝骥承认光复，照当都督就是。不想冯汝骥抵死不从；所以，他二人现在若即若离。

此时，刘凤起正与一些同僚们大议光复，听见门役大声叫喊“冯抚台驾到”，就起身将冯汝骥迎入。冯汝骥手执拐杖，气冲冲地走上演讲台，面带威严地说：“老夫日前惊悉各位欲求光复，实在遗憾！想我在赣省数年，从未亏待各位。孙文脑热，倡导革命，在座的各位竟然深信！其实孙文之举无异海底捞月，难有结果。所以，老夫今日前来，与各位交心亮底，切莫风吹草动，人云亦云。务必保持镇静，仔细思考，设若各位一定要那样做，老夫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这江西的治安诸事就拜托诸位了，老夫年岁亦高，早该解甲归田”。说完，飞个哈哈，做出要走的架式。

冯汝骥的这番话真唬住了一些人。谘议局里的刘凤起等人，都一致认定江西光复后仍由冯抚台管理，光复只不过是换牌子而已。如果冯汝骥撒手不干的话，江西必然大乱。于是，众议员纷纷起身劝告，挽留冯汝骥，有的甚至说：“江西宁可不光复，亦不可无冯台”，“一意求光复而废抚台”，

犹拣了芝麻丢弃西瓜——因小失大”等等。

冯汝骥见状，愈发固执地说：“老夫本当激流勇退的，今既光复，吾亦不敢恋栈，请各位另请高明”。说罢，一拱双手，撇开众人，上轿一溜烟似地走了。

且不说谘议局里众议员长吁短叹，先表在昌革命党之光复计议。这时武昌革命党人丁笏堂见谘议局的立宪派动摇不定，甚至要与冯汝骥妥协，便立即召开有驻昌军队首领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光复之计。参加会议的军界代表有驻昌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韦兆熊，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工程队官蔡杰；省城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等。

在会上，大家纷纷谈论当前时局：冯汝骥正调兵遣将，企图阻挠、镇压光复运动。如各地巡防营到达南昌，则起义必窒息于萌芽之中。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惟有在最短期间内，联合各路同志军，迅速起义，以绝后患。到会者旋即议定当晚十二时攻城；并推举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冯嗣鸿为前卫司令。

起义部队编为光复军，军队区分及行军命令是：

军队区分：

（一）独立马队，指挥蔡森率马兵一队；

（二）前卫司令韦兆熊，率登城持梯班一棚、开城作业班一棚、工程队一队（缺两棚）；

（三）本队（同行军序列）。

行军命令为：

（一）清军在抚署藩署及北营防德胜门方面一带宿营；

（二）我马、炮、工、辎各营队编成光复军，以歼灭清

军为宗旨，进顺化门向敌前进；

（三）独立马炮队由金盘路向顺化门搜索前进；

（四）前卫即时出发，在顺化门速施启城作业，破坏工事，以便本军冲入城内；

（五）其余为本队按马、炮、工、辎队序前进；

（六）大行李离本队后一千咪达跟随行进；

（七）余在本队本头前进。

方先亮会后即回营，向部下宣布光复命令：“各位官兵，今日大势，惟光复是正。我等向受冯汝霖之欺侮，官兵怨声四起！即令我方先亮亦职与同宋，况天下百万冯氏！今受光复军之命，我等为先头部队，汇同友军千余人，含工程队、辎重队、马队等一起，于今晚十二时正发兵本标标房操场，直捣清军藩署德胜门……”众官兵初闻此言，皆失声色；至方先亮言及尚有友军千余人，方觉后劲之大，于是，军中一片沸腾，纷纷响应。官兵们按照起义的要求，皆裁剪各自裤单成三寸白布条，缠于左臂，以为标记，又拆去制服上阶级条别，发誓不再充当清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夜十二时。同盟会会员蔡森等率爬城队首先爬上南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接着，抚台卫队和警察打开全部城门，迎接光复军进城；司令方先亮率骑兵营、马队营连长李柏年率部分骑兵，迅速从金盘路标房操场出发，通过顺化门入城，占领军装库；工程营排长蔡杰率工兵队、司令宋炳炎率辎重队，直趋清军北营坊；测量司、测绘学堂、陆军学堂师生联络社会各界组织保安团，配合光复军维护地方秩序；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万寿宫、八旗会馆、抚署衙门等，以示光复之威。当时，省城原有清军中路巡防

营已改编成五十五标，在九江被起义军打散，清江西地方当局在南昌所掌握的炮兵营及绿营各营队，均无力抵抗。顷刻间，南昌全城就被光复军控制。

南昌光复了。

冯汝骥从梦中惊醒，听到满城枪声，知道情况不妙，立即起身，领着家眷卫队，打通抚署墙垣，穿过对门维新鞋店，躲入旺子苍章姓铺栈之内。这正是：

要尽阴谋终无望，

堂堂抚巡狼狽相。

第二回 谘议局刘凤起弄权有术 万寿宫吴介璋就职无心

话说九江、南昌光复后，江西军队的主力除五十五标被起义军打散外，五十三、五十四标以及省城马、炮队各一营，工程、辎重各一队都成了革命军。尤其是李烈钧、林森、吴铁城等在九江说服了助战武汉的清海军全部反正，共获得军舰十二艘，壮大了革命军的力量；且各府、州、县都在积极准备响应，江西全省归附革命已成定局。但为了使光复运动迅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确保武昌首义的成功，李烈钧等革命党人遂带海军主力，东征援助安庆，北伐救鄂，大大忽略了江西地方政府的组建，以致便宜了立宪派。

立宪派头头刘凤起在光复的第二天，便召集谘议局议员开会，并派人寻找冯汝骥，要请他担任都督，治理赣省。刘凤起这样做有一石双鸟之目的：一则可以讨好冯汝骥，二则

万一冯汝骥不肯出任，自己就可以走马上任。

谘议局议员龚士材、李国珍、陈永懋等得知冯汝骥匿身旺子巷，便奉命一起去谒见。

龚士材等三人进到章姓铺栈的客堂，一见冯汝骥，便磕头请安，言明是受省谘议局之命，欲请冯汝骥，即回院出任都督，主持危局。

冯汝骥断然拒绝道：“请三位转告凤起及其他议员，使我为都督，无异于毁我名誉与性命，汝骥即万死亦不为。”说罢，也不与三位招呼，便起身踱进室内。龚士材等三位只得悻悻而退。

却说刘凤起这天也亲自出马，带着他的太太，往返于抚藩衙门公馆，官僚绅商等要员的私宅之间，为自己的出台寻找支持。到傍晚，刘凤起刚回到家，龚士材等三人就来拜见。听完他们的汇报，刘凤起吩咐：“尔等可速去冯处，命他交出印信。”龚士材三人诺诺而去，决定次日同往冯汝骥处追印信。

且说刘凤起待三人走后，即命家人备轿，再往刘懋政的私宅拜访。

刘懋政也是省城中一个颇有威望的立宪党人，而且是军界要员。此人原来驻扎上饶，武昌革命后奉冯汝骥之命到南昌保驾，结果“驾”没保成，成了一名热衷筹划新政府的分子；江西光复后，也做起当都督的美梦。不料，刘凤起上午到他家里，说要慕请冯汝骥当都督。刘懋政受过冯抚台的恩惠，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得附和，心里却不服气：“老朽赘物，何足挂齿！”

现在，刘懋政见刘凤起再次造访，不明其意。刘凤起不

便隐晦，便把冯汝骥不愿当都督之事直述一遍。懋政听着听着，气色舒展许多，刚要开口说话，刘凤起话锋一转，说从武汉情况看，光复后的政局主要靠军界和谘议局共同维护，但赣省军界日前尚缺这样的人才等等。弦外有音，是冯汝骥不当都督，他刘凤起就准备在所不辞。于是，刘懋政的面色阴沉下来。但刘懋政毕竟是位沙场老将，立刻镇静地建议，既然冯抚台执意不受，都督一职就应该由协统吴介璋出任。因为鄂省有先例，都督以军界要员为宜，民政部长以政界要员为适。此其一。其二，吴介璋品行忠厚，爱兵如子，思贤如渴，在界军有声有威。由此可见，由吴介璋主持大计，江西政局定然安定。刘凤起遭此一闷棍，心中不爽，起身告辞，懋政也不挽留。

却说冯汝骥在拒绝了立宪党人请他出任都督的要求之后，怒火中烧，叹息不已。是夜，躺在床上辗转反复，不能成寐。次日清晨走到镜前，猛地发现自己已是满头花白了。他闭目摇头，只觉万念俱灰。

这时，仆役来报：“龚士材先生求见。”

龚士材让其余二位在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入内室。他见冯汝骥面目憔悴、银丝骤增，如一烂泥摊在睡椅上，心中涌起怜悯之情，不禁道：“中丞身体欠佳，小人改日再来。”说罢，起身准备退出。

“我知道你们是来要我交出印信的。直话相告，印信已在光复之日让人带出境外，老夫想交也拿不出。”冯汝骥有气无力地说。

龚士材等三人回到谘议局，具言抚台病状，未拿回印信。刘凤起听罢，大骂龚士材三人无能。他们无奈，只得再

往冯汝骥处而去，不提。

却说南昌光复，冯汝骥匿逃，算是解除了对混成协协统吴介璋的软禁。当天上午，刘懋政来找吴介璋，说要请他出任都督。吴介璋不禁大震，连手脚都哆嗦起来。被刘懋政纠缠不过，他只得敷衍几句：“刘兄过奖。请容我三思。”

刘懋政走后，吴介璋思虑再三，觉得受之有愧，便决定去军政府司令部，向他们说明情况，辞受都督一职，按下不提。

却说刘凤起这天从谘议局回到家中后，懋政为何要将吴介璋推出？难道真是按照鄂省的做法？思之再三，终于了然：吴介璋生性软弱，易为人控制。刘懋政推他出山，是想把他作为傀儡。于是决定抢先一步，以鄂省为例，争任民政部长，把吴介璋变成自己的傀儡。

第二天一大早，刘凤起就到谘议局，召集议员，按照晚上想好的计划进行部署。

会议不久，只听门役叫道：“冯一抚一台一到——”

冯汝骥一入会场，便冲着刘凤起说：“老夫今天来是向你们辞行的。我决定明日赴浔北上，归我故里。还望诸位安定江西，亦令我心无愧作。至于印信，老夫身旁实在没有，特作申明。”说完起身就走。刘凤起因心里已另有人选，对冯汝骥的这一招根本不在乎，便吩咐送他回府。

冯汝骥走后，议员们同意刘凤起的意见，第二天就召集各界代表开会，推举吴介璋为江西都督。

翌日，江西省总商会所在地的合同巷万寿宫门口，车水马龙，大厅里熙来攘往，有人头戴白顶水晶顶，后拖貂尾，脚踏快靴；有人头戴红缨大帽，身穿元青外套加马褂；只有少数学界代表梳着整齐的头，身穿长袍。这些人名曰绅、

商、军、学各界代表，实则舆论界的名流。

会议一开始，刘风起就开门见山说：“诸位，赣省光复，乃我人民之幸，但事至今日，都督人选却悬而未定。原来众望都集中在冯汝骥身上，我们为此找冯汝骥作多次劝说，但他坚持不受，并表示‘使我为抚台尚可，为都督宁死不愿，即砍头亦不为。’现已带着家眷离昌北上了。经与各界协商，认为都督一职，应照鄂例，以陆军协统吴介璋为宜”。刘风起的话音未落，全场一阵掌声，表示赞同，不在话下。

却说吴介璋虽对江西光复感到欢欣，但愧于自己未能出力，故而避于住处，不愿露面。所以，刘风起在开会之前，就派人到其住处强行邀请。会场掌声正响，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簇拥着吴介璋走进大厅。于是，会场上掌声更响，刘风起将吴介璋迎上主席台，并向全场宣告：“这就是军政府吴介璋。”会场内立刻响起“都督万岁”的呼声。

吴介璋见生米煮成熟米饭，只得点头默认。

第三回 吞苦果吴都督身不由己 服烟膏冯抚台命归西天

话说前清巡抚冯汝骥从谘议局出来的次日清晨，便在卫兵护送下，携带家眷、行李，匆匆赶赴码头，踏上开往浔阳的小轮。

冯汝骥离昌的第二日上午，首任都督吴介璋正准备出门，没想到一乘大轿落于门前，从中走出刘风起。吴介璋只得回身，将刘风起延入客厅。

落座之后，刘凤起略微寒暄几句，即由袋内掏出一份公文笺，递到吴介璋面前：“请都督过目”。吴介璋接过后赶紧翻阅，见是一份“新政府初定名单”，遂疑惑不解地望着刘凤起。

刘凤起从容不迫地说：“都督，这是鄙人按谘议局众议员的意见草拟的新政府名单，如果都督认为可以，就在上面画个押，不行的话我们再商量。”

吴介璋至此才感觉到自己是完全被人控制了。他手拿名单，呆了半晌，说：“刘公，政府人选事关重要，请容我斟酌”。

“那好”刘凤起站起身，道：“都督可细酌一番，如无不同意见，就在今晚的就职宴会上宣布。”

“就职宴会？”吴介璋吃惊地问。

“都督尚且不知？老夫已让人通知过您的呀。是这么回事，由我们谘议局出面，今晚在省商务总会为你举行有省内各界活跃人物参加的大型就职宴会，现一切均已布置妥当。”

“这……”

刘凤起见吴介璋默不作声，用手指弹弹手中的礼帽，慢慢戴上：“都督，鄙人有些事情还要办，晚上的事就这样定了吧”。说毕，扬长而去。

却说冯汝骥船靠到九江码头，九江军政府都督马毓宝亲来码头接驾。冯汝骥心想：马毓宝虽不忘日前我待他的恩情，但他率先在九江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致使全省各地光复之举风起云涌，便决定不上岸，让船从九江开走。

马毓宝素来凶悍、暴躁，闻听冯汝骥的船没有停靠的意思，大发雷霆，令从人把冯汝骥的船截住，拉他上岸。

不大一会儿，冯汝骥便被强行挟持上岸。马毓宝耐着性

子，请冯汝骥坐进马车，前往都督府。

话分两头。先说南昌城内的省总商会，从下午起便是一片热闹，里里外外，人如穿梭。装饰得五颜六色的轿子陆续落在前门院内。到傍晚时分，赴宴者一一到齐。这时，门口一声高叫：“吴都督到——”于是，来宾全体起立，脸朝门口，静候吴介璋的到来。

顷刻，吴介璋在刘凤起等人簇拥下，走向主宾席。

宴会开始，刘凤起举杯倡议：“诸位，今日我们各界同仁在此聚会，一则庆祝江西光复，二则恭贺介璋出任赣省都督。此二则皆江西人民之大幸大福。我提议，让我们举杯同呼：为吴都督的健康干杯！说完领先一饮而尽。众人附和着亦一饮而尽。

刘凤起请都督讲话。众人“哗啦啦”一阵掌声。

吴介璋见此情此景，又兴奋又忧虑。高兴的是众人都支持他、信赖他；忧虑的是自己背后还有把刀顶着脊梁骨，不可随意动弹。想到这，不禁黯然泪下。

与此同时，九江都督府内，马毓宝正设宴为冯汝骥接风洗尘。席间，冯汝骥闷闷不乐，一言不发。马毓宝强耐性子，与他谈笑。筵席不欢而散。

冯汝骥被安置在大校场孙词臣的住宅。经过几番刺激，冯汝骥的神志愈发变得麻木。他吩咐左右侍从各自回房，说自己要休息。待夜深人静后，便将准备好的烟膏全部吞入口中；不多一会儿，便一命呜呼。他在革命风潮方兴未艾的时候，自知无力扭转局势，于是选用了服毒自杀的方式，表示了最后的“尽忠完节”。

却说吴介璋在省商总会的宴席上，发言说：“诸位，介